

# 苦难的年代

—

一九三九年，元宵节晚上，罗秀英郑重地对自己的大儿子华俊龙说：“龙儿，明天你就要去拜孔夫子，进学堂读书了，再也不能同你两个小弟瞎闹了。你要认真读书，不认真读，背诵不出老师点的书，老师可要用竹板打手心的。”

华俊龙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望着妈妈平时永远带着微笑而此时却严肃得近乎古板的脸庞。他虽然还不满七周岁，但已跟着妈妈上山摘野果、下地拔草两年了。妈妈一天到晚总是忙这忙那，她那被太阳晒得微黑发亮的脸上却总是挂着甜蜜的笑容，今天这样严肃的表情和郑重的语气让俊龙感到十分不安。他早就听大伯在月下讲过多次村里的荣亮因为背不出书被罚跪和不准回家吃饭的故事，妈妈特别郑重地宣布明天就要去学堂读书的事，事情的严肃就可想而知了。

妈妈看到儿子发呆的样子倒十分高兴，心中一阵暗喜。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并不笨，讨厌的是他总是一天不得安静，总是使出不尽的花样，有搞不完的名堂，还带着两个小弟到处乱跑，有时连吃晚饭还要到处去找他们。今天看到儿子这样认真听她的吩咐还是第一次，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她放轻松了语气，说：“读书可是一件大好事，老师也不是总是拿着竹板子打学生的掌心，他是希望学生好的。古人说，读的书多胜丈田，不需耕种万担粮。读书读好了，还可以当大官呢！”妈妈讲到这里，笑了起来。

俊龙却没有笑，对于这个小山沟的孩子来说，读书不仅是件很得意的事，尤其是一件很神秘的事。这个村子已经有几百年了，可是从来没有人中过秀才，连到小镇去读中心小学的人都没有，有几个认得一些字的人也基本上只读了《三字经》《千字文》这类的东西。能够读完“四书”的人，是很难能可贵的了。

妈妈看到俊龙这样听话，没有再讲下去，回头看了看老老实实在地坐着的三个儿子，就又要去忙她的事了。她是很忙的，她要看管三个四到七岁的孩子，又要养三头猪和一头牛，还要帮助丈夫下地种庄稼，加上全部的家务事，她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像今天这样坐下来郑重地向儿子讲话，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好在她才三十出头，而且劳动惯了，也不觉得很累，脸上还时时挂着甜蜜的笑容。

等罗秀英喂完猪，给那头肚皮有一大团白色的黄牛上了点青草，并顺带拿着明天用的煤饼回来，三个孩子已经洗完一天弄得脏兮兮的脚准备上床睡觉了。她见儿子们洗了脚准备睡觉，而二儿子崇龙的脸上还黑乎乎的，就对崇龙说：“洗脚之前，为什么不洗脸？把被子弄得脏死了，我还得替你洗被盖。”她马上打了热水，自己洗完脸后又替崇龙洗了脸，然后叫儿子上床睡觉。

俊龙这天晚上并没有很快入睡。平时关于私塾老师近似残酷的严格和妈妈今晚郑重的嘱托都使他忐忑不安，更令他不安的是从明天起就要离开自己两个整天混玩在一起的小弟，再也不可以随便下田捡螺蛳，上山摘野果了。尤其让他觉得恐怖的是以后要天天从村边那条通向横山下的大路上经过，那儿有一户人家养着两条大黄狗，有人经过，它们就要汪汪地狂叫起来，你想走快一点躲避，它们还会飞快地追过来，一定要主人出面呼唤制止，它们才会夹着尾巴返回家门口。俊龙就有几次差点被它们咬破衣服，之后每次经过，他的手总要握着一根长长的木棒或每只手握一个茶杯大的石头用来对付那大黄狗的追逐。想到那两条狗的凶相，就难免一身冷汗。

直到妈妈把煤火封好，忙完了家里的最后一件事，走进房里来，俊龙才赶快闭上眼睛，装作睡熟的样子，以免妈妈关心地盘问。他知道妈妈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们兄弟的情绪有任何细微的变化，她都会记在心里，过后都要问个一清二楚，妈妈可不是欺骗得了的人。妈妈见三个儿子都已入睡，就轻轻地吹灭那盏桐油灯也上床睡了。不一会儿，俊龙就听到妈妈入睡的鼾声，他虽然没有入睡，但仍紧闭着眼，也不敢转侧，只是僵卧着，依然想着明天那些可怕的事情：村前的那两条凶恶的狗，希望学堂里的同学不欺负自己，老师不打自己手心，要打也打得轻一点……

## 二

山村的早晨来得特别迟，等华俊龙醒来，阳光已泻进了窗口，弟弟们也陆续醒来。罗秀英已经煮好了猪潲，开始淘米煮饭了。她见三个孩子醒了，便轻轻地说：“你们三兄弟也该起床，洗脸，扫地了。”

华俊龙伸了一下懒腰，然后一跃而起，首先下了床穿好衣服，接着去洗脸。今天他洗得特别认真，生怕哪儿留下污点，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出丑。罗秀英见儿子这样，便微笑着说：“以后每天都要这样认真，再不能随便洗一下了事。读书了，就该有点儿读书人的样子，不要像没笼头的马，乱跑一气。”她轻轻走过来，细看了一下俊龙蓬乱的头发，告诉他：“你这头发也好久没有洗了，你去打一盆热水，认真地把头洗一下，再对着镜子梳一梳。”俊龙今天特别听话，马上按妈妈的吩咐去办。

等俊龙洗漱完毕，妈妈已经从菜园里摘完了一小篮子白菜心和一小束葱。这时饭快煮好了，罗秀英飞快地洗好菜心，刷好锅，准备煮菜。今天虽然没有来客，罗秀英还是炒了半盘腊鸡，这在这个家庭是很不寻常的。在这个年代，人们生活万分艰难，不来客人，自己是从不动荤菜的，即使是农历正月也是如此。因为今天是大儿子第一次上学，妈妈特别为儿子炒了半盘腊鸡，等把其他的蔬菜煮好后，罗秀英还特别从床下那个木盒拿出两个黄色的鸡蛋，煮成荷包蛋，还郑重其事地放下九根葱，然后对她的两个小儿子说：“这碗荷包蛋，是给你哥哥吃的，你们不能吃，等你们两个长大了，也像你哥哥一样去读书了，我也替你们煮两个荷包蛋送你们上学。”两个小儿子听了妈妈的话有点失落，俊龙感到这两个荷包蛋也不是那样好吃的，万一自己读书读不好，妈妈会怎样想，弟弟会怎么说呢？

于是俊龙对妈妈说：“我还是和弟弟一起吃这碗荷包蛋吧。明年他们读书了，再一起吃，不是一样吗？我一个人吃不好吧？”

罗秀英说：“不行，今天这碗是归你吃的，他们不能分着吃，明年归他们吃的，你也不能分吃。”

俊龙感到无法理解，就问妈妈：“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古人说吃了鸡蛋和葱，就会聪明。每个人的聪明都是他的本分，不能分给别人。这传统的规矩不能改，听到了吗？”

妈妈这样郑重其事的一番解释，让两个小儿子不敢奢望，只有等待明年自己上学，就能享受今天这样特殊的待遇了。

贤龙听了妈妈的话感到非常失望。过了一会儿，他对妈妈说：“蛋给大哥吃，汤就给我喝算了。”

罗秀英听了后心里一沉，她知道家里太困难了，平时很少能给儿子们改善生活，吃一个鸡蛋不容易，贤龙提出这个要求，她很能理解，想到这里，她淡淡笑了一下，说：“好了，不要讲了，我给你们兄弟俩再去煮个鸭蛋，不过你们只能分吃一个。”

等罗秀英给两个儿子煮好两个鸭蛋，这个家的男主人华优志担着担草，赶着大黄牛回来了。今天还没天亮他就去割青草了，为的是早一点回来送儿子俊龙去上学。

他一进门就对全家人说：“快点吃饭，就要拜孔夫子了！”罗秀英马上把饭菜摆好，首先给还在洗脸的丈夫装好了饭，又给小儿子贤龙装好了饭，然后是自己的。她对俊龙说：“你给崇龙装饭吧。”崇龙接着说：“不用哥哥装，我自己会装。”妈妈听了崇龙的话高兴地说：“好孩子，自己会装就好，不过不要把碗打破了。”

吃完饭后，罗秀英又叫俊龙洗了脸，换上只有到外婆家才准穿的新衣。这件新衣实际上早在一年前就已缝好，只不过他只在正月初二去外婆家拜年时穿过一回。回到家里，妈妈马上说什么地方弄脏了，要赶快脱下来洗一下，然后就把它放在了高柜里，再也不准儿子穿。今天是开学拜孔夫子的第一天，是很庄重的时刻，因此她叫儿子穿上这件唯一的“好”衣服。这件“好”衣是黑色的土布，颜色虽不好看，但质地很厚，结实耐磨。从农家的角度来看，是很不错的。

华优志看到儿子穿好衣服，走过来看了看，又帮他把衣领扯动一下。见儿子还没穿袜子，就说：“你的袜子呢？快去穿好。”

罗秀英说：“今天出太阳早，春风吹得蛮紧了，不穿袜子也可以。”

华优志不同意地说道：“要穿上才行，上学了还打个赤脚是不行的，快去穿好。”

听丈夫这样一说，她马上去高柜拿了一双新袜来，对儿子说：“把它穿上吧，要爱惜一点，买双袜子可不容易啊！”

俊龙心里很明白，这双袜子是过春节前买的，他只穿过两次，一次是春节那天，一次是去外婆家，平时妈妈是不准穿的。今天爸爸特意要自己穿好袜子，妈妈又特意把这双平时不准穿的袜子拿来，更加感到父母对拜孔夫子的重视，于是就恭恭敬敬地把袜子穿好了。

起身出发的时候，罗秀英又吩咐儿子拿上两沓纸钱，九炷檀香，两对小小的红蜡烛和一挂鞭炮。华优志看了看，对妻子罗秀英说：“蜡烛有一对就行了，有没有大一点的？”

罗秀英说：“你过年时买了两对大一点的，初一拜祖用了一对，初二给他外婆用了一对，哪里还有大一点的。因为没有大一点的，我就拿了两对，想着可以补成一对大的。”

华优志觉得妻子说得有理，就笑着说：“孔夫子是懂道理的，没有也不会怪的，不过既然没大一点的也就不用拿两对了。大小是个礼，长短是根棍，礼轻情意重嘛。”

罗秀英听丈夫这样说，就回头对大儿子说：“俊龙，你就留一对在家吧。对老师要恭恭敬敬地拜，要认真地读书，将来记账、写信才不要去求别人。”

## 三

华优志让儿子走在前面，但华俊龙怕村边那户人家的大狗，要求跟着爸爸走。华优志用左手牵着俊龙，走出了村边，才让俊龙在前面走。

横山下也是一个小山村，离华俊龙住的保定村只有一里路左右，彼此相隔山坳。华优志父子上了山坳，再下一个山坡，就到了横山下的村旁的水塘边。正月里，春雨还没有下，只在塘底有点水，塘边都开裂了。山路从塘经过，到了塘边，华优志吩咐俊龙：“以后你从这里经过，要从路上走，不要从塘岸上走，怕跌下去，更不许在塘里玩水。”

俊龙看了看塘里，又看了看父亲那黑黑的脸，笑着说：“塘里水都没有，从哪里走还不是一样！”

华优志严肃地训斥道：“你懂什么，现在没有水，到清明时节下起大雨来，这个塘一夜之间就满了。到那时，这个塘的水有几个人深，万一滑下水里，那就不得了啦！”

俊龙见父亲这样认真，就说：“好嘞，我记住了。”

学校就在横山下的左边的最后一间房子里。学校是泥砖砌的，盖着青瓦。由于年代久了，东边的垛墙还开着裂，屋檐也朽了半边，为防脱落，特意砍了一株松树支撑着。

学校是依据山势高低分级建造的，一进门是教师的火房，地面是由三合土铺好的。第二级是木板地面，木板下面是堆灰和放其他垃圾的地方。这里既是过道，也是老师铺床的地方。过道和铺床的地方有木板隔开，只用了一个大木柜竖在过道边，作为过道和教师卧室的界限。第三级也是木板的地面。下面有四户人家的猪栏。华俊龙他们的教室实际上是猪栏上的吊楼，它什么时候变成了教室，不得而知，反正附近三个村子总是把这里作为学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附近三个村庄有儿子要读书的人家，都像华优志一样，

由父亲带着儿子来到学校拜孔夫子。这是件很严肃的事。

虽说是拜孔夫子，可是既没有孔子的画像，也没有孔子的偶像。只在一张大方桌上有不到两尺宽的红纸，上面正中写着“至圣文宣王孔子之神位”，左边写着“道冠古今”，右边写着“德配天地”。

华优志到达学校时，其他的家长早已领着儿子到了，一进门见了老师就道歉似的说：“我今天早上去割了一担猪草，回来迟了一点。来迟了，请先生海涵。”

老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高个子，修长的身材，穿着蓝色的长衫。他同华优志早就认识。见华优志向他道歉，马上笑着说：“不迟不迟，来得正好。我的‘朱笔字’还没写好呢。你先坐一会儿，我写完就拜孔夫子。”

华优志马上恭恭敬敬地说：“袁老师，你忙你的，别管我们。”然后转过头来同其他家长寒暄。华俊龙站着，认真地打量周围的一切。原来这间书房除北面的墙壁外，其余的三面都开了三个窗户，每个窗子下都放着一张方桌，每张方桌下放两张板凳。只是东方当中的桌子最大最高，而且刷了枣红色的油漆，还放了一张涂了黑漆的椅子。这便是老师的高座了。窗子的上方贴着孔子的神位。所谓孔子神位，是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了三行大字。这些字华俊龙并不认识，后来老师告诉他中间的那行字是“至圣文宣王孔夫子之神位”，右边写的是“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左边写的是“名垂青史，誉满乾坤”。

房子四壁都是泥砖，由于年代久远，墙面剥落，露出了横七竖八的稻秆。天花板当然是没有的，倒钉了一层竹垫，许多地方起了粉虫，即使不刮风，有些地方也会落下黄褐色的竹粉来。四个屋角的地方，都有老鼠咬穿的杯口大小的洞。

华俊龙靠父亲坐的地方站着，细心打量着这个书房，感到有点失望。原来书房就是这个样子，它同普通农家吊脚猪楼并没多大的不同，仅仅稍微大一些罢了。

袁荣老师还在那里用朱笔写着什么，写好一张就把它折成一个帖子，也来不及同家长交谈。看来这是很郑重的事，家长们也似乎很理解他，尊重他，不敢打扰他，相互间也不交谈，只是偶尔低低地打一下招呼。

这阵子，陆陆续续来了有九个家长，当然，每个家长都有带来一个男孩。最后，一个身材瘦长的家长带着一个男孩进来了，他一进来，其他家长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老师也放下手中的朱笔，微笑着说：“存松兄，你来了，开始吧？”

存松也姓华，是本地一位副保长，是周围几个村庄唯一能写书信和乡间契约的人，这个学校就是由他串联办起来的，袁荣老师是他的表弟。华存松忙招呼说：“不要客气，都请坐，我来迟了点！昨天来了一屋的客，很早就起床了，等准备好早餐就迟了，他们都还没有走，我对他们明说今天开学，要拜孔夫子，迟到是万万不行的。不想还是来迟了，请老师和各位家长海涵。”

其他的家长都是一副笑脸，齐声说道：“不迟，不迟，我们也是刚到。”

华存松向袁老师说：“我看这些孩子是从三个村子来，他们有的相互认识，有的并不相识，是不是要互相介绍一下，以后接触也好互打招呼。”

袁老师表示同意，并补充道：“不仅学生互不认识，家长也不一定都认识吧？”

家长们说：“大人还认得，小孩子就不一定了。”

华存松接着说：“我看，今天算是开学，拜拜孔夫子，小孩子也互相认识一下，然后把咱们筹办学校的情况给介绍介绍，你们看行不行？”

家长们一致表示同意，华存松还加上了一句：“这个学校能办起来，全靠存松叔操心，也感激袁老师肯来任教，这是最要紧的！”

华存松向大家说：“首先，我要感谢各位家长的大力支持，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这个学校就开不了学，尤其要感谢袁老师肯来屈尊任教。我在这里感谢大家。”他站起来，给各位家长和袁老师拱手作揖，并连连说：“莫客气，莫客气。”

待大家坐定后，华存松轻轻咳了一声，抿抿嘴唇，轻声地说：“我们三个村庄有好几年没人读书了，这是很叫人担忧的事，老这样下去，我们三个村就没有一个会记账的了，连写封信也要跑到七八里地外去求人，这事极叫我不安，从去年十月起，我就开始考虑这件事，忙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了点眉目，今天总算开学了，



大家高兴，我也松了口气。”

华存松走过来，拉着华俊龙的左手，向大家介绍说：“这是华优志的大公子，叫俊龙，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我希望他将来能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条真正英俊的飞龙。”

说完大家都哄笑起来，华优志笑着说：“就怕不是飞龙，是飞天蜈蚣呢。”

袁荣老师也笑着说：“飞天蜈蚣也不错，能飞就要成精才行。什么东西成了精，就有了本事，会飞天的蜈蚣总比在地上爬、石缝里钻的蜈蚣好。”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这弄得华俊龙面红耳赤，他不停地用牙齿咬着下嘴唇。

华存松看出了俊龙的窘态，回过头来说：“不要紧，努力读书，你会成为一条真正的飞龙的！”

华存松走到另一位家长面前，向大家介绍道：“这位老哥你们都认识吧？他的公子叫仁江，今年九岁，已读了三年书了，今年读《左传》了吧？噢……是，我记错了，已经读完《左传》，开学就读《诗经》了。”俊龙看了看仁江，虽然他比自己大几岁，但是并不比自己高，更没有自己强壮，这个瘦瘦的小孩读的书却比自己多那么多，想到这里不禁低下了头。

华存松继续向大家介绍，大家也一致听他的。听得最认真的，当数袁老师。虽然他从名单上早已记下了家长和他们儿子的名字，但名字和人并没有联系起来。每个学生当然也在认真地听，因为这些小朋友今后就是自己的同学，朝朝暮暮都要打交道的。

最后被介绍到的是王成常，只有他不姓华，他是横山下村的外甥，他家离这里有四五里地，因为本村没有学校，于是就来这里读蒙馆。他比俊龙高，脸色微黑，据华存松介绍，他已经八岁，但还没有上过学，也要从《三字经》开始读。

华存松介绍完毕后，总结说：“今年我们共有十个学生，来自四个不同的村庄，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七岁，有的才开始学，程度很不齐，这就给袁老师带来诸多

麻烦。在开学前我已经向袁先生汇报过，他开始感到很为难，后来还是接受了这副重担。现在，让我们一起感谢他的慷慨，一致欢迎他来任教！”

家长们鼓起了热烈的掌声，纷纷走过去向他鞠躬作揖。

袁老师显然很高兴，感觉很风光，忙作揖，鞠躬，还礼。待大家坐定后，袁老师微笑着说：“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把前程无限的孩子交给我来教管。另一方面，我也有些诚惶诚恐，怕辜负了大家的美意，怕误了孩子们的万里鹏程，如果那样，我就罪该万死了。好在各位家长先生都是教子有方的人，我们山里的孩子一般能吃苦、好学，我对办好这所学校有信心，我一定尽力而为，也希望各位家长多多耳提面命，一起来教好孩子。我就讲这几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高见？”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华俊龙看着一只蜜蜂慢悠悠地从东方的窗口飞了进来，他很想把它捉住或赶出去，但在老师和家长面前最终没有动手，白白地看着小蜜蜂悠悠地飞进来又飞了出去。

华存松见大家都不作声，轻轻地“嗯”了一声，然后对袁老师说：“袁先生，我看大家有什么意见随时都可以向你提出来，有些要求也可以向我提出，我再向你呈告，反正都是为了教好自己的子弟嘛。今天就先拜孔子吧，你看怎么个拜法？”

袁老师说：“拜孔子嘛，还是老办法，先点好香，点上蜡烛，再放鞭炮就是了。不过今年有点不同，每个学生拜了孔子后，都到这里来拿一个帖，每个帖子里都有四个朱笔字，组成一句话，是对大家儿子的一个祝愿，一个期望，一个好兆头 and 好彩头。”

大家听后，都乐哈哈的。“这个办法好，看哪个孩子的造化好，拿一个好的帖子。”

几个热心的家长忙着点九炷香，两对大蜡烛，还从门外搬来了一个瓦罐，烧起了红、黄、白的三色纸钱，顿时一个小小的吊楼就充满烟尘。

华存松恭正地站着，用很严肃的口气说：“拜孔子开始，全体立正。”家长和学

生们各排成一线，目看孔子的神位。“学生下跪。”十个学生一齐跪了下去，楼板上发出一阵震动。“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起立。”

华存松待学生都站起来后，又向学生命令道：“向老师跪拜。”学生们又一齐向袁老师跪下。袁老师忙说：“不敢当，不敢当。”他马上走上前一一扶起。

袁老师说：“这讲桌上放着一个帖子，每个人顺手拿一个，看各得一个什么吉利。”华俊龙靠近讲桌，顺手从中拿了一个帖子，将它打开，是“文星高照”四个朱红大字。

其他同学，有拿到“倚马可待”的、“学富五车”的、“才高八斗”的、“饮誉翰林”的、“鹏程万里”的，还有“妙笔生花”的，更有“闻一知十”和“春风化雨”。

不过多数学生并不认识这些字，更不了解每个词的含义。华存松走过来，对华优志说：“你的大公子得了一个什么好兆头？”华优志把帖子呈了过去，笑笑说：“文星高照。怕没那么好的命吧！”华存松连忙点头说：“好好，文星高照，一定有大出息。好彩头！好兆头！好！”

大家交换着看帖子，都感谢袁老师的美好祝愿，然后对孩子说：“一定不要辜负老师的期望！”

闹了半天，总算把拜孔子的事办完了。

华存松说：“今天开学，上午就请各位家长陪袁老师到我家去吃点粗茶淡饭，望大家能够赏脸。”

袁老师也说：“既然存松先生有这番美意，大家就去领这情吧。”

家长们纷纷走过来向老师告别，道歉似的说：“袁老师，失陪了，我们就不去了。”实际上陪袁老师去的并不多，因为大多数家里很穷，怕还不起礼，就偷偷地走了。

## 四

华优志原来同华存松是蒙馆的同窗，平时也交往较深，今天存松邀优志去陪袁荣老师吃饭，开头优志客气了一番，不过最后还是陪袁老师去了。

本来华存松也要俊龙一道去，优志还是让俊龙同华宝玲一道回家吃饭。临走时，他吩咐俊龙回家告诉妈妈，他吃过中饭就回家。

俊龙同宝玲沿着来时的小路回家。初春的暖风吹过山野，菜地里的白菜有的已经开出黄花，蜜蜂繁忙地来来往往地采蜜，还不时飞来一双彩蝶。

华宝玲对俊龙说：“我们去捉住那只花蝴蝶来玩怎样，要不就抓只蜜蜂养着，去不去？”

“它们会飞，我们捉不到吧？”俊龙疑难地说。

“什么捉不到，捉得到的。你不信我捉给你看。”宝玲一边说，一边一脚踏进了菜地。

当宝玲刚轻手轻脚走到菜园，正要动手时，蝴蝶就逃跑似的飞到了空中。宝玲失望地说：“这东西还挺精的，只好再等一会儿了。”

俊龙笑着说：“它才没那么蠢专门等你去捉呢，算了吧，别踩人家的菜地了，会挨骂的。”

宝玲不好意思地说：“我去年就捉到一只很大的蝴蝶，好玩得很呢！”

宝玲走出菜地，还依依不舍地望着刚才那只没捉住的彩蝶，看着它从空中盘旋了一会儿，又落到了另一株菜薹上。宝玲对俊龙说：“我们下午再来捉，我捉到两只，就一定送给你一只。”

“我捉到两只，也一定送给你一只。”俊龙十分愉快地说。

横山下离俊龙家实际上只隔一个山坳，路程不过一里路。他们很快就走到了村

边，幸好村那边那家人家的大黄狗不在家，他们很顺利地回到了自己家中。

还没进门，俊龙就听到外祖母和妈妈在谈话。他一跨进门就高兴地大叫起来：“外婆，你来了！”

外婆也十分高兴地说：“俊龙，过来。”她从板凳上起来，用手抚摸着俊龙的头，然后牵着俊龙的手说：“又长高了，呵，脸上点红点白的，像吃醉酒一样。”

外婆马上从腰包里拿出一个红包来，对俊龙说：“上学了，你去买一支好笔吧，大字写好一点，将来中个秀才。”

罗秀英看着自己的妈妈这样高兴，也笑着说：“现在没有秀才了，秀才还不如大学毕业呢。”

外婆马上哈哈大笑着说：“好，不中秀才，上大学吧。反正要读好书，写好字。”

俊龙马上把外婆的红包交给妈妈，并对妈妈说：“妈，这是外婆给我的，你替我买东西吧。”

外婆赞许地说：“小外孙懂事多了，看来不蠢，将来很可能有出息。”

罗秀英听到妈妈赞许俊龙自然很高兴。不过她还是说：“现在还看不出，要看他肯不肯认真读书，不要搞歪门邪道。人倒是不笨的，如果走歪路，就一定是一个小坏蛋。”

外婆笑着说：“我的外孙一定是一个好蛋，不是坏蛋。俊龙，你说是不是？”

俊龙依偎着外婆，微笑着说：“外婆，不要说了，我给你看一个东西。”他连忙从衣袋里拿出袁老师写的红帖子来，“这是袁老师给我的。”

外婆和妈妈一样不认识字，只见上面写着端正秀雅的四个大红字，便问俊龙：“这四个字你认识吗，它是什么意思？”

俊龙高兴地回答：“老师告诉我了，是‘文星高照’。”

外婆和妈妈虽然不认得字，但懂得“文星高照”是个好兆头，都高兴地说：“好好，文星高照。”

外婆回过头来对女儿说：“秀英，还有大红纸吗？”

“有，拿来干什么？”

“我来剪个纸，把‘文星高照’贴上去。”

罗秀英急忙从房里拿来大红纸和小剪刀，她知道母亲是剪纸的能手，能很快地剪出各种人物和花鸟虫鱼来。今天她老人家高兴，更会独具匠心地剪出出色的图案。

外婆拿过俊龙的帖子，比画了一下“文星高照”字样的大小，然后把红纸折好，三刀两剪，就剪出一只报晓的大红公鸡来，接着又剪出一株遒劲有姿的大树，又剪出一轮喷涌欲出的朝阳，她把这些剪好的图案贴在一张米黄色的大纸上，再把“文星高照”四个字剪下来贴在大树的上头，构成一幅雄鸡一唱太阳升的剪纸画。

外婆剪好以后，又向罗秀英要了一点米粉熬成糰糊，把这幅剪纸画贴在火房的墙壁上。她端详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行了，但愿‘文星高照’让我的俊龙做个像样的人。”

罗秀英很喜欢妈妈的剪纸，但并不完全了解妈妈构图的意思，于是就问：“妈，为什么要剪这只鸡呢？”

“俊龙不是属鸡吗？我记得他属鸡。”

罗秀英：“噢，是的，是属鸡，难怪你剪这只大公鸡哟！”

“这株大树呢，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好了解，顶天的栋梁之材嘛。”

“妈，谢谢你的祝愿了，但愿俊龙不让你失望。”

俊龙很惊讶外婆的手艺，却并不是很了解外婆和妈妈的对话。

罗秀英看看俊龙有点发呆的样子，回过头来，用右手抚摸着俊龙的头说：“臭小子，你可要争气，叫外婆高兴呀！”

外婆姓曹，今年五十岁了，还没有孙儿孙女，因此把俊龙兄弟他们看得特别珍贵。舅妈到外婆家来曾经生过个女儿，不到三岁就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怀过孩子。为此外婆不知问过多少神，算过多少八字，然而年复一年，还是没有孙子。

外婆见俊龙长得清秀又聪明，自然特别高兴。看到他第一天上学就得了“文星高照”的兆头，兴奋不已，特别剪了这幅纸。多么慈祥的祖母啊！

## 五

这天晚上，俊龙很久都没有入睡，华存松的夸奖，外婆的殷切期望，特别是母亲的特殊关怀，使他感到自己非把书读好不可。听爸爸说过，除了读书外，艺无百日工，可见读书是很难的。可是自己没有读过书，不知道是怎样的“难”法。如果读不好书，人家会怎样看？妈妈会怎么样？他还听大人说，读书是很难的，背不出书要打脑壳，认不得字要拧眼皮，写不好字要打手心，多了事要打屁股……

想到这些，俊龙入学的高兴劲没有了，有的只是惶恐和不安，他不停地用牙齿咬着嘴唇。更使俊龙感到不是滋味的是他再也不能跟随妈妈上山扯笋、割韭菜、摘茶盘子、捡毛栗了；也不能跟着外婆去表姑家和表舅家了；不能同弟弟去田里捡螺蛳，去井边捉螃蟹，去灌丛中找山雀蛋了。想来想去，他反而觉得读书实在是划不来，太没趣了。

俊龙很久才睡着，等到第二天被妈妈叫醒，天已经大亮了。他很不情愿地下床去，外婆早已在等着他去洗脸，为他准备好了读书的一切用具：一本《三字经》，一个小墨砚，一支中字笔，一节写有“龙门”二字的墨，还有四张比书大一倍的白纸。这些东西都一齐装在昨晚外婆特别为他赶做的黑色小布袋里。

俊龙还没有洗好脸，华宝玲就过来叫俊龙去上学了。宝玲虽然是俊龙在这个村子里唯一同去上学的伙伴，但宝玲比俊龙要大两岁。宝玲已在他姑姑家读过两年私塾，他念完了《三字经》《千字文》，今年开始读“四书”中的《孟子》了。

一路上，宝玲走在前头，俊龙紧跟着他。宝玲一直讲着他在姑姑家读书的情况和老师惩办学生的手段。俊龙很少搭话，只是偶尔问问：“老师打过你吗？”

宝玲非常坦率地说：“哪个学生不被老师打，只是打的次数多少不同，打得重不重罢了！我被打过三次，还罚过一次跪，跪了一炷香久。等我起来时，膝盖骨头都痛了。”

宝玲回过头来看着俊龙沮丧的样子，笑着说：“没有关系，反正大家都挨过打，我们的袁荣老师原来也被他的老师打过呢。”



俊龙听了这话似乎高兴起来，笑着说：“要是看到袁荣被他的老师罚跪在地上，一定很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跪下就是双膝落地罢了，还不是老样子，根本没意思。”

这时候，迎面走过来了个人，他们赶紧停止了对话，生怕那人把谈话内容告诉袁荣老师。

走到横山下，遇到出工做事的人就多起来了，他们不再谈论学校的事。当他们走近学校，从一间破旧的牛棚经过时，一只大黄狗跑了过来，“汪汪”地叫着。村子里的其他狗也闻声响应，“汪汪”地热闹了一阵。袁老师这时正站在门前，拿着一个大竹扫把扫着大门前零星的落叶和飞来的茅草。见俊龙和宝玲一前一后来了，后头又跟着一只黄狗在吼叫，就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来得早啊。不要怕，狗是不会咬你们的，叫叫而已。”他们有老师壮胆，心中踏实多了，也就放慢了脚步，缓步走进学堂的大门。

教室内三间房子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地板上还留着洒过水的痕迹。昨天放鞭炮留下的纸片和蜡烛燃烧后剩下的竹竿已被扫在门侧的大竹筐里，可见袁老师在学生来之前已经忙了一阵了。

俊龙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把书包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到宝玲的对面坐下，认真地看着他拿书、翻书、读书的动作。于是宝玲就轻轻地读起来：“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他把“乎”字拖得很长，像在读，更像是在唱。俊龙始终用欣赏的眼光看着他，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宝玲还是一个劲儿地读着：“曰：以五十步笑百步则如何？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然后他突然停下来，对俊龙说：“你把《三字经》拿来，我来教你读。你不要老是瞪着我，怪不好意思的。”

“你读你的，我又不打扰你。我觉得你读得很有味道，回味起来就像是听唱歌一样，挺有意思的。”

“等你读了两年后也会这样的。快到你的位置上去吧，老师快来点书了。”

俊龙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用嘴吹了吹桌子上的灰尘，然后解下书包，拿出那本前天路过墟场买回来的插图的《三字经》。他没有进过学校，不过开头两句从祖母和妈妈的口中多次听到过，虽不认识这些字的写法，但会读。令他奇怪的是，这些字有那么多笔画，为什么要这样读，要每字都认得，而且会写，真难啊！

袁荣老师倒完垃圾，洗了手后走了进来。其他同学也来了，最后来的是两个年纪较大的同学。等学生坐定后，袁荣老师用教鞭敲了敲桌子，向大家宣布：“今天是开学头一天，大家都来得很早，特别是宝玲和俊龙来得最早，你们要向他们学习。今天正式上课，早晨是教新课和背书时间，上午是练大、小字和讲课时间，下午是抄书、作文或对对子的时间。今天，首先给每个同学点新书，也就是教新课。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依次前来。在我点新书的时候，其他同学自己默读。”

中国的私塾是一所特别的学校。学生的程度参差不齐，俊龙这个学校有十个人，就有十个进度。俊龙才读《三字经》这样的启蒙读物，比他大四五岁的华存良已经读《诗经》了。启蒙的学生只教他认字、背书、练大字。读过几年书的人则要在认字、背书之外，加上讲书、写小字、写文章和写对子。

袁老师虽然只教十个学生，不过也真够他忙的了。每天早晨他要检查前天点的功课学生是否已经会背诵了，背不出来，绝不点新的功课，这叫循序渐进。背诵出来后，才给学生点新的功课。好在这些功课老师原来都背读过，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也用不着临时准备。因为这些教材流传几千年了，一个字也没变动过，变动的只是一代又一代的老师和学生。此外，幸而学生的天赋都不高，有些学生读《三字经》这类东西竟然要读两年，而且多数学生读完了《千字文》和“四书”后，就永远离开了学校。

一般来说，“蒙馆”只教读书认字，并不讲解，要教师开讲，还要封一个红包给老师。写诗作对，开笔写文章，一般是“经馆”私塾的事。自从废除科举以后，“经馆”就不行了，有钱人家的儿女多半去县城读完小，读初中、高中、大学去了。

俊龙同许多穷人家的儿女一样，读书并不是为了中秀才、中举人，也不是将来

去县城上中学，仅仅是为了将来跟着人家去挑脚时，认得路上的路碑、伙店的名称、往来的账目。俊龙家世代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优志送儿子读书，从来不是想要他去上中学，上大学。至于到外国去留学，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俊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拿起《三字经》翻来覆去地看。他感兴趣的不是那排列整齐的文字，而是书上头的画。那画得很逼真的引颈长鸣的公鸡，在花枝上飞的蜜蜂……因为这些东西他见过。其他同学都在复习过去读过的书，俊龙感到很失望，因为自己一个字也不认得，只好等着老师来点书。

这时，袁老师对俊龙说：“你把书拿过来，给你点书。”

所谓点书，就是教学生怎样读书，一般是老师带读两遍，然后要学生试读一遍，并在末尾处用朱笔做个记号，作为明天背书的讫止点。

袁老师对俊龙说：“今天是给你点八句书，明天早上你要背诵如流。每天能背八句并认识其中的每个字，就很了不起了，一个月就可以读完《三字经》，半年就可以读完《千字文》。《三字经》和《千字文》加起来有一千多个字，认得那么多字就不是文盲了，你懂吗？”

俊龙点了点头，表示明白老师的意思。然后跟着老师“人之初……”念起来。老师又要俊龙试读一遍，他居然读得很流利，语调也很准。

袁老师高兴地说：“好，就这样，你去读熟，明天就要背诵出来给我听。”

俊龙回到自己的座位后，袁老师开始给其他同学点书，最后点到的是华存良。华存良已经读到《诗经》的“商颂”了，是他们中学问最高的，大家有认不得的字都去问他，而且他的大字也写得很好。

等老师给十个学生点完功课，已是农村吃早饭的时间，大约九点多钟了。袁荣老师感到精疲力竭，等最后一名点书的学生回到座位上，读了几遍之后，便宣布放早学。之后他马上自己动手做早餐的菜，饭是早就煮好了的，学校的厨房就在进门的第一间，原是放杂物的一间房子，为了开学，将杂物搬走了，临时搭起了一个炉

灶，放了一个木架子，两张矮长凳，一张小方桌，这就算是袁老师的厨房和饭厅了。实际上它同普通农家的厨房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厨房和饭厅是一间，既是过道又是杂房，比普通人家的厨房和饭厅更简单，甚至连水缸都没有，水桶也只有一个，并且是一个家长临时捐助的。袁老师来这里当老师，真也太委屈他了，不过他似乎并不计较这些，教得很认真。他总是笑容满面，从表情上看，毫无烦恼似的。

俊龙一离开学校，就像猎犬紧追的兔子，飞也似的往家里跑，比他大两岁的华宝玲在他身后大叫：“慢点，路不平，怕跌倒呢！”

当走上坡时，俊龙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宝玲过来教训似的说：“放学后不许这样跑，老师看见了会不高兴的。走路也慢一点，斯文一点，听到了吗？斯文一点，我们是读书人了，不是到处乱跑的野兔子。”

俊龙喘着粗气，笑着说：“才进了一天学校门，就装什么斯文斯武的，我才不管这些，我要赶紧去吃饭了。”

“你这就更不对了，肚子饿了，就要更加慢些，要养点神！”

“好了，好了，我们慢慢走吧。”俊龙于是迈着大步向家里走去。

## 六

俊龙还未踏进大门，就开心地叫着：“外婆，我回来了！”

外婆忙打开半关着的火房门，高兴地说：“俊龙，快，吃饭了。”

她忙着要去给外孙装饭，罗秀英马上劝阻道：“妈妈，要不得，俊龙已经上学了，怎么能要你装饭呢！他给你装饭才是正当的。”

俊龙也说：“外婆，妈说得对，我自己会装饭，我已经长大了。”

外婆笑着说：“装碗饭有什么关系。好啰，你自己装也好。”

外婆瞧见俊龙狼吞虎咽似的吃着饭，就微笑着说：“慢一点，不要噎着了，被骨头卡着喉咙，那就不得了啦！”

吃过饭后，外婆抚摸着俊龙的肩膀，说：“俊龙，你要认真把书读好，为妈妈争气，也尽可能地替妈妈做点事。我今天上午就回去了，过些天再来。”

罗秀英听说妈要回娘家去，便问：“妈，讲了要你过两天才走，怎么又说要回去了呢？”

实际罗秀英明白，父亲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行走不方便，担水也有困难，需要人照顾。可无论如何妈妈来到自己这里只住了一个晚上，马上又回去，心里还是不好受。

外婆当然了解女儿的心，她没有正面回答女儿，而是回过头来，把话题岔开道：“俊龙，今天老师给你点了几句书？”

“八句。”

“会读了吗？每个字会写吗？”

“会读，我还能背呢！我读了五遍就背会了。”

外婆笑着说：“你读五遍就会背了，没有吹牛皮吧？”

“真的，你不信我背给你听。”

“不错。不过光会背还不行，还要会写，要懂得其中的道理，那才是真的读进去了。只会像唱山歌一样地背诵一遍，那是不算数的。你也不必急，只要认真，是可以把书读好的。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认真。认真了，就没有做不好的事。”

罗秀英很满意儿子的表现，不过嘴上不说，而是向母亲讲：“妈，他才多大，你同他讲这些，也许你还没转过身，他早就忘了。”

“秀英，不能这样说，小孩也有懂事早的。过去就有甘罗十二为丞相的说法，还有，你没听过‘有志不在年高’吗？我看俊龙还行，你也是很小就懂事了。”

正说着，二伯父华优记走了进来。他显然听到了外婆最末的话，于是接过话说：“亲家娘，你说得对，我看我这些侄子们中，将来俊龙会最有出息，很早就能懂事的。另外，亲家娘，你今天就不要走了，上午到我那边一起吃餐饭，我外家哥哥会来，我们小妹满玉、姣玉也会回来。”

“哎呀，你有什么喜事呀！约那么多的人吃饭，是你老婆生日吗？”外婆问。

“亲家母，这年头还有什么喜事？我们老百姓家总是不幸的事有份，哪有什么喜事啊。”

罗秀英听到二哥这样说，不悦地说：“二哥，正月里不要讲这样不吉利的话。也许会有喜事的，靠老天爷保佑，今年只有喜事，没有坏事。”

“好老弟嫂，当然我也希望我们兄弟有喜事，没有坏事，可事实是明摆在那里。日本鬼子早几天已经打到岳州来了，国民党的中央军只知道欺负老百姓，征粮征税，抓兵抓夫。这样的年头，还会有什么喜事啰！”

华优记从壁上取下了水烟管，点上了火，两股白烟从他的鼻孔中飞出来。他皱皱眉头，叹了口气，说：“亲家娘，我老实告诉你吧，我这餐饭是向你们告别的，

你给我个面子，中午到我那儿吃餐饭吧。秀英，你中午也用不着煮饭了，带着侄儿们一起过来团聚一下。”他讲这些的时候，声音有点哽咽，眼眶有点儿湿润了，不过他强忍着把话尽量讲得自然、平静。

罗秀英用双眼打量着优记哥，听他的口气，一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压在他的心上，只是没有清楚说出而已。

“二哥，你有什么事就讲出来吧，看我们有没办法帮点忙，去不去吃中饭都不要紧。”罗秀英说。

优记淡淡地笑了笑，摇摇头，平静地说：“优志还没告诉你？”

“没有呀，到底是什么事？你们这些男人家总是把我们蒙到鼓里，我们女人家也不是总扯你们后腿的呀！”

“亲家母，事情是这样的，并不是我们要瞒着家里人，瞒着秀英。我们几兄弟早先商量了一下，先不要告诉女人家，免得叫她们伤心。老实告诉你们吧，我们三兄弟要抽一个壮丁去当兵。大哥优胜眼睛不大好，大嫂的眼睛也不好，三个侄儿还不能做点什么事，经济上比较紧张，他一去当兵，家里就更困难了，因此能去当兵的就只有我和老三了。”

他又装上袋烟，猛抽一口，不觉咳了声，接着说：“老三优志弟人聪明，文化也比我高。在家里做事，交朋结友能力比我强。三个侄儿最大的才七岁，秀英又是小脚，田里的事是能做一些，走路总是不方便，他一去当兵，家里就麻烦了。最后我们三兄弟决定由我去当兵，家里的事就要弟弟和弟嫂顶起来了。”

秀英用敬佩的目光看向二哥，问道：“哥，你对我们这样好，我们还有什么说的，你同二嫂讲了没有？”

“还没有告诉她，告诉她，今天中午这顿饭就吃不好了，我是想吃过中饭后，三个兄弟当着母亲、兄弟姐妹和姑嫂的面把事情讲明白，以后三兄弟的事好互相关照。刚好亲家母来了，我先过来打个招呼，我们好好团聚一下，以后还有没有团聚

的机会就很难说了。我们中国的武器不行，这个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去，要打仗，就要有人去当兵，现在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们三兄弟总要有一个去当兵的。当兵嘛，我身高膀大，比老三强，在气力上不吃亏，我的眼力也好，和日本鬼子拼上了，老子才不怕他们呢！”

外婆点点头说：“难得你这样深明大义，我们都很感谢你，不然优志就有可能要去当兵了。”

外婆又对在一旁静静听着的俊龙说：“俊龙，你有一个好叔伯，将来你长大了也要像你二伯一样深明大义，为兄弟多做点事。”

“俊龙，你要好好读书，一个男子汉没有文化不行啊！”二伯对俊龙说。

这时，宝玲来找俊龙了，见俊龙还坐在他外婆身边，就说：“去学校了，再不走会迟到的。”

华优记听了宝玲的话，便说：“好侄子，去吧，早点回来，中午就到我那边吃饭，你两个姑姑也会过来，你回来太迟我们可不等你，你最好放学就立刻回家。”

俊龙站起来对二伯说：“二伯，你放心，我不会迟到的。”

接着，他拉住外婆右手，对外婆说：“外婆，我上学去了。”

外婆笑笑，说：“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了。你们这个家族很兴旺，出的人都很懂事，你们兄弟那样好，我秀英真有福气。”

“全是你亲家娘讲得好。不过我看这些侄子辈中，最调皮，也最有出息的恐怕还是俊龙，这个小家伙名堂最多，讲起话来就像大人一样。”

外婆说：“俊龙是不错。我家里的那个媳妇生下一个女孩后，就再也没生孩子了。吃了不少苦，求了不少神，都没有用，照理说我们一家也没做什么亏心事，为什么老天这样不开眼呢？”

优记安慰道：“哎，这个问题可真说不清。现在这个世道，有几家能万事如意



的啰！不过，说不定哪一天哥嫂又给你生两个小孙子也不一定。这样的事只有听天由命了，操心过多也是空。”

外婆说：“秀英她嫂子已经三十六了，十二年没有怀孕，还会有孩子吗？有人要我儿子开荣讨个小老婆，我家媳妇又是哭又是骂，凶得很哪！不过我也想得开，有俊龙、崇龙、贤龙这三个外孙也叫我开心，他们也是我的后代啊！”

优记高兴地说：“是的，是的。话讲回来，中午你千万不要走，一定到我那边去坐一会儿，就这样说定了。”

“好啰，我下午再走，你们兄弟那样好，我怎么能不去呢？”

优记又对秀英说：“秀英，你这边还有两个冬笋吗？我家里只有两个了。”

“好像还有两个，我去看一看。有的话你马上拿去。”

“在杂屋里吧？你不用动身，我去拿。”

“二哥，今天那么多客，要我帮忙洗菜什么的吗？”

“不用，我给人家做厨师，十桌八桌的不算什么。今天只有两桌人，菜也不多，随便搞一下就行。主要是当着亲戚的面把话讲清楚，向母亲告别，你们姑嫂也心里有个底，不然将来遇到什么事，又争争吵吵。”

外婆没有说话，只是不住地点头。

待华优记走后，外婆对罗秀英说：“秀英，你二哥请我吃饭，我又没带什么礼物。他是去当兵，我应该封一个大红包才行啊。”

“妈，不用了，我们平时都是很随便的，虽说分了家，好多东西实际上并没有分，他们兄弟亲热得很呢。”

“我可不能随便，得要好好安慰你二嫂一番才行。你二哥这一去当兵，你知道有多危险，她该有多难过啊！按理，是应当先去安慰一番才好。”

“妈，你又来了，刚才二哥不是讲了，吃饭以前不要告诉她们，不然嫂子和家娘都会吃不好饭，也可能当场就哭起来，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也对，我们就装着不知道吧。”

罗秀英很受感动，她感谢二哥代表三兄弟去当兵，如果这事落在自己丈夫身上，那就惨了。她总想为今天的中饭做点什么，便对妈说：“妈，我想为中餐做一道好点的菜，你看行不行？”

外婆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不用，你只当作是一餐普普通通的饭。等到他二哥去当兵后，你对二嫂和侄子多关心点就是了。”

罗秀英听了母亲的话，仔细想了想，认为母亲说的是对的，于是点点头说：“也好。俊龙他爸不知怎样，清早起来也没有说什么就到外面去了，这样迟还不回来。”

说着，华优志就进门了。他大声说道：“妈，你吃早饭了吗？我到西山去了，到那儿去买了点菜回来，老二今天中午请客，他还说要你也到那边吃饭。”

“你们兄弟倒好，那样大的事都把我们蒙在鼓里。”罗秀英不无嗔怪地说。

“你从哪里听说的？”华优志问。

“刚才老二什么都讲了。”外婆证实，“不过你们做得对。优志啊，你们兄弟真仁义。你二哥深明大义，真了不起！”

“是的。本来我说我去当兵，我比他灵活些。二哥说当兵就要身强力壮，他高高大大，能挑两百多斤的重担，到战场，拼刺刀和投手榴弹，他比我强，他说还是他去好。老大说当兵我不如老二，管理家里的事老二不如我。最后三兄弟决定由老二去，我在家里照顾母亲和二嫂，还有天龙侄子。”

外婆说：“遇到这样麻烦的事还是兄弟们一起商量好。刚才我对秀英说了，你们兄弟很团结，很懂道理，今后要对你二嫂多关心点。”

“是啊，他如果不去就只有我去了。我们以后多关心嫂子和侄儿是很应该的。”

## 七

等客人都来齐了，华优记已经做好了菜和饭。华优志和华优胜在厅房里摆好了两桌席位，一桌坐男客，一桌坐女客。

在这个偏远的山村，还流传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兴起的规矩，家里来了男客，女人，即便是女主人，也是不能同席吃饭的。她们只有等男人们吃过饭后才能在旁边吃饭。吃酒，当然也是男人的专利。

今天在厅房里摆了两桌，一桌是男人们坐的，另一桌是女人们坐的。外婆和祖母坐在厅房边的席位上，姑姑满玉、姣玉和罗秀英三姑嫂陪她们坐着。对于今天这次团圆聚餐，除外婆和秀英知情外，她们都不知道底细。

开饭的时候，满玉姑姑对二伯母说：“二嫂，今天办这样一桌热闹的酒席，有什么喜事呀？”

二伯母蒋满翠摇了摇头，说：“什么喜事，你二哥说你去年中秋回娘家过的，正月里你没有回来，马上就要开春做事了，你们都是当家做事的人，就更没时间回来了。妈妈很想你们，我们也天天念着你们，就趁这个时候请你们过来团聚团聚。”

满玉听了二嫂的话，心中的疑团并没有打消。她想了想，又说：“我看不会是这样吧？”

罗秀英瞟了她一眼，用手拉了拉她的衣角，平和地说：“你啊，多吃点菜，二哥二嫂这份心意你只管领了就是了。”然后马上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满玉的碗里。又微笑着说，“姣玉妹，你也来块吧，多吃点菜。”

外婆笑着说：“亲家母，你也多用点菜。在儿女这里，在我们面前，又不是到外面做客，还这样斯斯文文，弄得这些晚辈都不敢放肆吃了。”她夹了块鸡肝放在祖母的碗里，继续说道，“吃掉它算了，不要让来让去，你不吃谁还敢吃，一冷就不好了，鸡肉就是要趁热吃。”

祖母说：“我看还是应该你吃，你难得在老二这里吃饭，你是我们的客人，我怎么能客来主不顾，只管自己吞下肚嘛！”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姣玉姑姑笑着说：“你们两个老人家吃点东西还长篇大论，让来让去，我看还是直接一点，不要夹来夹去的，搞得我们都不好动筷子了。”

罗秀英笑着说：“你们两个老人家客气来客气去，等我们把一桌菜都吃光了，就只剩下块鸡肝，你们还让来让去的，可就没有什么东西吃了。”

祖母笑了笑，说：“亲家母，听到了吗？我们让来让去，这些后生家是说得做得到的，到时候你饿了肚子怎么办呢。”于是她又把块鸡肝放在了外婆的碗里并按了按，“不要再让了，亲家母，还是你吃了算了。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不大吃鸡，人老了，不知道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我对鸡、鸭、鱼这些东西吃起来就觉得不是个味，猪肉也不大想吃。”

外婆平静地说：“可能是你小时候生痘生麻，吃过带腥的东西，老了就有点反味？”

“亲家母，不是的，我小时候生痘生麻时经常连粥都喝不上，哪还有什么荤的腥的吃嘛。可能是人老了，口味有点变。人一老，怪里怪气的事多得很呢。”

罗秀英见家娘兴趣很高，就打趣说：“妈可能吃多了，吃厌了，不想吃了就说有点腥味，也可能是故意这样，哄着我娘吃下去安心些。我看不管怎样，都不要再让了，免得饭菜冷了，味道都变了。”

祖母笑着对外婆说：“我这几个儿媳妇都挺好，但嘴巴甜，讲得透心都甜的就数秀英了。我也不知道前世修了什么功德，遇到这么好的媳妇！她呀，福气大，一连给我生下三个孙子，个个都灵巧调皮。”

外祖母点点头，说：“秀英这个丫头在家做女儿的时候就懂事，体贴人，比你哥聪明。可惜是一个女孩子，要是个男孩子，一定比你哥强。”

两边母亲的夸奖倒使罗秀英不好意思起来。她站起来说：“你们只管讲话，我吃饱了，要放碗了，你们多吃一会儿。我去泡壶茶来，你们慢慢吃。”她把碗筷恭恭敬敬地放下，就去泡茶了。

优胜、优记、优志三兄弟坐在厅屋左边的桌上，陪着优记的外家哥蒋跃先吃酒，同满玉、姣玉一齐回家的妹夫罗生全和袁仁德坐一桌。俊龙还小，同堂兄弟们不能坐正席，他一会儿到姑爷身旁夹这个菜，一会儿又到祖母外婆身边说要吃那个菜。

优记笑着说：“还是我的俊龙侄儿厉害，他一个人吃两桌的菜。”

罗生全说：“我看这几个侄儿都不差，但名堂最多的还算俊龙。”

“是，恐怕将来他最有出息。他的鬼点子最多，经常是小青蛙吃大青蛙，比他大的兄弟还听他使唤呢。”

优志不以为意地说：“调小皮、调死皮有什么用，要认真读书，长大了懂道理才是有用的。世上六岁的神通、十五岁的凡人、三十岁的饭桶多得很，更何况他并不是什么神童，而是一个小饭桶呢！你看他吃了这边吃那边，不是一个小饭桶是什么？”

优志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俊龙脸一红，看了父亲一眼，说：“你们呀，我多吃点要讲，要是三天不吃，你们又急得跳脚。将来是不是饭桶我不管，反正我现在就是要吃。你们大人都坐在正席上，我们没有位子坐，不到两边桌子讨菜吃，我吃什么？随便吃点你们给的东西还说我占了强头，好冤枉啊！”

袁仁德听了，同情地说：“以后要给小孩子也安排座位才行，俊龙刚才讲得有道理。我同意罗生全姐夫的看法，将来俊龙可能真是一条龙，会有出息的。你听他刚才讲的这些话，我们大人还不一定想得出呢，这么利索的答话，讲得我们无话可说。”

大家听了，都笑着点点头。

## 八

等大家吃完饭，华优志等收拾好碗筷，罗秀英泡了一大铜壶姜茶，里面还放了两块红糖。她首先向婆母和亲娘各送上一杯，然后给二嫂的哥哥送上一杯，还特地端给二哥一杯，接着给两个妹夫、妹妹和嫂子各一杯。侄儿们要喝的，就自己去茶盘上拿。她马上又回到火房去，给每桌端来了一盘烤花生和一盘南瓜子。大家说着笑着，俊龙很高兴，听着大家的谈笑，也没有忘记往自己的口袋里装些瓜子和花生。

罗秀英走过去对俊龙说：“今天客人多，你少装点，快去上学了。”

俊龙看了一眼妈妈，马上走到外婆身边，说：“外婆，我去读书了。”

“你去吧，努力点。把字写好。”

俊龙大摇大摆地走出大门，然后飞跑着去叫华宝玲一同上学。

这时，蒋跃先站起来对大家说：“我要先走了，我家里今天在栽马铃薯，还有些许土没有翻耕。家里养着一头大黄牛，我也有些不放心，担心会出事，前天晚上，寨上庄就有一头水牛给人家偷走了。现在这个世界乱糟糟的，什么都有人偷，连种好的小菜都有人偷，那能值几个钱！我那头大黄牛快养小牛了，俗话说，牛是农家宝，种田下地少不了啊。”他又回头对祖母说，“亲家娘，趁正月天气转暖，春雨没来，你老人家也到我那里去走走脚。我地里倒不是很忙，刚才我说了，我要守着我家那头牛，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可了不得呀！我就先走了。”

华优记站起来说：“大家静一下，跃先哥也别忙着走，我有几句话要向大家讲一下。”

蒋跃先见优记有事要说，便回到座位坐下。大家都望着优记，只有罗秀英低着头，轻轻地嗑南瓜子，不时瞟二嫂一眼。

“今天特意请大家来坐一会儿，菜不香，酒也不甜。”优记大声地说。

“虽然吃得不是很满意，但我很满意，大家毕竟团聚了嘛。不过今后是否会这

样齐整地团聚，可说不准了。不是我要打坏彩头，因为日本鬼子打到岳州来了。岳州在哪里，我听人家说好像是在洞庭湖边，比长沙还远。为了打日本鬼子，就要抽壮丁去当兵，我们三兄弟一定要抽一个人去。大哥眼睛不好，晚上走路不方便，老三身材又矮小些，上战场拼刺是要用力气的，我们三兄弟合计，决定由我去应征当兵，家里的事就拜托给大哥大嫂和三弟三嫂了。我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你们知道，打仗可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日本强盗又特别凶残，枪一打响，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

蒋满翠原本是高高兴兴的，一听见丈夫说要代替三兄弟去当兵，马上抽咽着说：“你去当兵，家里怎么办？天龙才九岁，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妈妈，我可担不起这个担子。你们三兄弟是很和气的，你们合计好要你去，我没有办法，可是这里里外外的事我靠谁去？”

大哥华优胜马上站起来说：“老弟嫂，听我讲两句。现在是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抽壮丁是三丁抽一，就是有三兄弟的人家，一定要抽一个人去当兵打仗。别人家早就抽了，多亏老三有点面子，我们才轮到最后抽。我们兄弟合计了，论文化，论治家有方，优志最强；论身体强壮，打枪准，跑得快，老二强。三兄弟中，我是最弱的。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决定还是老三留在家里好。本来老三说弟应当要代兄从军的，老二说打仗要拼刺刀，甩手榴弹，还是要靠力气，最后决定由老二去当兵，家里的事由老三管。这怎么说呢，两个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三兄弟在家，遇到事，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但是这是没办法的事，打日本是保家卫国，虽说政府腐败，当官的无能，打日本还是对的。大家都不去打仗，岂不是要当亡国奴了。要当兵，总得有一个人去顶，最后我们一致同意老二去当兵。二弟嫂，我们知道你的困难最大，二弟在外，家里的事要你一个人担，那是说不过去的，以后田里土里的事就由我和我的三个儿子去承担，我最大的儿子已经十七岁了，差不多有我这样高了，他读书不行，做点田里土里的事慢是慢了点，功夫还很不错的，最小的儿子也比你们的儿子大。经济上的事，我帮不了忙，就靠老三了。”

华优志接过话说：“二嫂，我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保证，有我吃就有你吃，我挨饿也不会让天龙饿着。今后只希望二哥能平平安安回来，家里的事我会和大哥一起

承担起来的。”

外祖母始终用敬佩的目光看着他们三兄弟，罗秀英仍然只是低着头听，祖母强忍住泪水，叹气说：“‘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不到两天的时间，我的老伴和他弟相继发瘟死了。我带着三个儿子支撑着这个家，眼看儿孙满堂，一派兴旺景象，哪个知道又来了日本鬼子，搞得全国不得安宁，我的家不得安宁。我只愿老头子在天有灵，保佑二儿子平安回来，家里的人也平平安安，我这把老骨头就放心了。蒋满翠好媳妇，你也不要那么伤心了。当然你们夫妇分离，不伤心肯定是假的，你弟弟和哥都说了，他们一起来分担困难，既然是男人们决定的事，你们也很难改变。不过你们三个家伙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硬要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才说，把我蒙在鼓里，未必这样就是孝顺。”

优志站起来说：“妈妈，我们决议先不告诉你和三个媳妇是不想让你们早一天伤心。你想，我们早一天说，今天吃饭还会那么平静吗？还能够那样说说笑笑吗？瞒着你们，就是为了不叫你们伤心呐。因为后天就要去接兵部队报到了，今天请兄弟姐妹来吃饭，是让二嫂有一个心理准备，也向你老人家讲清楚这件事。这虽不孝顺，但是没有办法呀！常说‘有国才有家’，日本鬼子打来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不去当兵不行，都去当兵也不行。当然，当兵最苦，也是最危险的，打起仗来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什么苦都得吃。你怪我们没良心，儿子们也有难处呀！”

外婆站起来说：“亲家母，今天这饭可不平凡，他们三兄弟的所有话都入情入理，叫我感动，这都是你老人家平时教育得好。难得他们这样深明大义，也是你们三姑嫂的福气，特别是我秀英的福气，她找到这样好的婆家，这样好的兄弟，又生下三个像画眉鸟一样的儿子，都托亲家母的福了。”

话讲到这里，大家都觉得讲再多也是多余的。满玉姑姑拿出两块银元给二哥，说：“二哥，我们也不知道你马上去当兵了，没有什么准备，我这两块钱就给你作盘缠，在路上买点东西。等开春的时候，再叫你妹夫担担谷子来。”

姣玉也走过来说：“二哥，我今天没准备什么，我马上回去拿点东西来，算是给你送行。”



外婆把秀英叫到火房，对女儿说：“你有两块钱吗？让我封个红包给你二哥，你也封一个吧。”

“有，你拿这两块钱去吧！我们就不封红包了，优志说他明天陪二哥去买点东西，他会看着办的。”

外婆用红纸把银元包好，送给优记，说：“我呢没有什么东西送你，只送给你一点喜庆，希望你早点平平安安回来。”

“亲家娘，你这样大的礼叫我不敢当呐！你今天不走了吧？”优记说。

“要走的，你亲家爷行走不方便，担一桶水都困难，我不回去，他吃水都会有困难。”外婆还是决意回家。

## 九

俊龙放学回来，妈妈正在准备晚饭，刚进门，妈妈就吩咐他：“俊龙，你快去菜园里拔一把菠菜回来，另外再摘点葱，今晚请你二伯吃饭。”

俊龙飞快跑到菜园里，拔好菜和葱，并在园边的塘里洗了一下。等他拿到家里，妈妈已经做好了两道菜。

“你在塘里洗了一下了？好，快再用井水把它冲一下，塘里的水没有井水干净，洗好后就放在竹篮里。”妈妈一边对俊龙说，一边忙着做最后两道菜。

这时，华优志和华优胜也回来了。

华优志说：“大哥，你先坐一会儿，我去请二哥二嫂过来，马上就吃饭了。”

过了一会儿，华优记来到火房，一进门就说：“我讲了不要劳神了，兄弟之间，何必那么客气呀！”

“老弟嫂这样劳神也算是老三对你的一番心意呀！我本来不想来，老三说有些事我们三兄弟还要再商量一下，我就来了。”华优胜向华优记劝说道。

吃过饭后，罗秀英忙着收拾餐具，优志又给两个哥哥泡了一大杯茶，然后对优记说：“后天上午要到接兵部队去报到，听说大后天就要到郴州去正式编入队伍，时间是很紧的，你看还要带点什么东西？”

华优记答：“带什么东西，当兵吃粮，衣服都是公家发的，武器更是公家的，我什么也不带。”

优胜反驳道：“什么也不带？盘缠总要带点吧。”

“不带也没关系，每个月会有点军饷发的。”优记很肯定地说。

“我看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优志郑重地说。

“怎么太简单了，不会那样复杂吧？”优记试探地问。

“有什么情况你还是同老二讲一讲吧，好让他有个准备。”

优志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抽壮丁是乡政府的事，他们的责任是把壮丁关到接兵部队，接兵部队的任务是保证新兵到军营里入伍。三个月之内新兵如果逃走了，乡政府有责任把人送回军营里，三个月以后乡政府就不管了，就是逃回家来了，也算乡政府完成了抽壮丁的任务。”

“你讲这个与我什么关系呢？”优记问。

“有关系。就是三个月之内，你一定要老实地留在部队里，三个月以后嘛就看你的本事了，想个办法开小差——逃回家里来。你去之前，就是要做这个准备。”

“那要看机会，谁晓得三个月后部队在什么地方，情况是怎样。既然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就准备不了。”优记非常自信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会见机行事的。”

“有准备，你就能抓机会；没有准备，再好的机会对你来说也是白搭。”优志严肃地说。

“老三，你说说看，我们应该准备哪几手呢？”优胜试探性地问。

“好啰，我就说说我的意见，你们看妥当不妥当。”优志答道。

“你说吧，我听着。”

“我认为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一定要带身份证，有的地方叫良民证。你不要认为这没什么用，它的作用大得很呢！你根本不知道三个月以后部队会开到什么地方去，三个月可以走很多的地方，如果坐火车，一天就是几百里。因此，三个月后你从部队力开小差，一两天是回不了家的，中间肯定要经过很多关卡，要住伙铺，那些地方经常有宪兵、警察来查来往行人的身份证，你没有身份证，一审问，就会把你当逃兵送回原部队去。所以你必须带好身份证，并用油纸包好，然后藏好，免得打湿、磨烂，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做这个准备，在途中又被抓

回了部队，结果是逃跑不成，反挨了一顿打，关了禁闭。我希望二哥不要吃这个亏。”

“对，我一定把身份证带好，只是没有好的油纸了。”优记兴奋地说。

“我那里有，明天去拿就是了。不，我过一会儿就拿过来。”优胜也高兴地说道。

优志继续陈述自己的意见：“第二个准备是盘钱。这个也很重要，古人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现在这个世道是有钱走遍天下，没钱寸步难行。现在是金钱世界，吃饭要钱，睡觉要钱，走路也要钱，没有钱就什么事都办不成。出门更是这样，没有钱不行，带多了钱也危险，见财起意的事多得很。那些当军官的没有几个好东西，都是穿着制服的土匪，自古官匪是一家，国民党的军队更是这样，他在外面欺压老百姓，在部队内也敲士兵竹杠，看到哪个士兵有钱就来刮油。带纸币又经常贬值，带银元容易被人家发现，这是最不好搞的事，我想是这样，不知行不行，你带二十万元纸币，再带四块银元，这些钱不能让别人看到，我有一件半新旧的棉布夹背心，把钱给缝进去，那件背心的里子是由几块布拼凑起来的，钱就缝紧在不同的部位，万一要用，把线缝拆开，钱就出来了。二十万元现在大约可以买两担谷，四块银元也可买两担谷，要是路不太远，作盘钱应该差不多。”

“老三想得很周到，我对开小差回来就更有把握了。”优记回过头又对俊龙说，“我们这里讲的话不许告诉任何人，俊龙，听到了没有？”

俊龙点了点头。

“老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有就讲出来，有困难，大家来想办法。家里的事，我们会想办法的。”优胜关切地问。

“优志弟嫂，你还有什么说的？”优记向坐在优志身边的罗秀英说。

“我有句话不知该讲不该。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到部队以后，和各种各样的人可能会打交道，打交道的话，可要小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二哥一贯直率，在家里可以，在部队里就怕上当，还是要逢人只说三

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凡事小心点好。盘钱是少了点，不过家里兄弟也有困难，到了部队会发点饷，不要有一个用一个，更不去参加赌钱，自己留着点作回家的盘钱用。反正二哥是个很聪明的人，用不着我多讲，我不过提醒一下罢了。”

优胜笑着说：“秀英这话讲得很好，讲到人心里去了。到部队一定不要赌钱，据说现在的中央军很乱，什么乌七八糟的事都有，自己千万不要参与进去。反正过了三个月，抓住机会就开小差回来，人家怎样搞是人家的事，你的目标是三个月后早点安全回家，家里的老娘、兄弟姐妹都盼你回来，儿子更是一天一个样，巴不得你早点回来。”

优记说：“好嘞，我一定早点回来！俊龙，你读两天书了，老师点的书能够背诵出来吗？每天背八句的话你能背十六句了，你背给我听听吧。”

“二伯，我会背，你听我背错了没有？”于是俊龙就“人之初，性本善……”非常流畅地背诵出来，全家人都屏住呼吸听他背诵。俊龙背完书后，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你要读多少遍才能背出来啊？”优志关切地问。

“这个‘人之初’好像很容易背，读上六七遍就能背出来了。”

“那些会背的字，你会写吗？”

“大概会写。”

“不能是大概，要完全会写。”

“完全就完全嘛。”大家听了俊龙奶声奶气的回答都由衷地笑了。

优记说：“老三，看来我们家要出读书人了，俊龙肯定比我们这代人强。”

“要出读书人也不容易啊，俊龙读书光学费就三担谷一年，加上先生吃的米和各种各样费用，要一头大猪的钱。这书也读不起啊！”优志答道。

“只要他们读得出，我们三兄弟再苦也要送他们去读，我们吃没有文化的亏吃的还少吗？”优胜愤愤地说。

“是啊，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凭什么欺负我们这些贫苦的农民，除了他们有钱有势之外，就凭他们多我们一点文化。”罗秀英也愤愤地说。

“话又说回来，你有决心送他们去读书，小孩子不争气也不行，你看我那三个小家伙，要他们去读书，就是不肯去，他们宁可上山砍柴，也不愿入学读书。”优胜叹了口气。

“我看俊龙可能回读出书来，下面的崇龙、贤龙或许也有希望。”

“有希望？天晓得……”秀英笑着说。

## 十

横山下私塾学校的袁荣老师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他每天都是黎明即起，把学校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是自己洗刷，整理内务，厨房里的东西都放得整齐有致，每件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

近来，袁荣老师在既作为卧室又是过道的第二级楼房，距离床前大约两米的地方拉了一方长长的黑色幕布，将走道和房间隔开。因为学生们的师母有时要到学校里来过夜，老师要洗澡也没个地方，这幅黑幕布就像是一道墙，隔开了走廊和卧室，学生们谁也不敢闯过这幅幕布。为了给这幅黑色的幕布增加点颜色，袁荣老师在幕布上又挂了四幅山水画，这是这个学校唯一的艺术品，给这个死气沉沉的学校增加了一点生气。

当然，这个学校最具生命力的是十个渴望知识的农家儿子，他们在袁老师的管教下，每天不知疲倦地读着难读拗口的古书，写着笔画繁多的毛笔字，写了大字写小字。把与口语脱节的古书读得顺畅如流可是一件苦差事，许多孩子因为受不了这种和尚念经似的折磨，读了几天就不想去了。

华俊龙倒觉得十分有趣，因为开头两天袁老师每天给他点八句书，要他背诵出来，还要能够默写出来，他居然都轻松地过了关。经袁老师观察，华俊龙通常读几遍之后就不读了，然后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开始背，之后再读几遍，接着就拿出笔来在那纸上歪歪斜斜地写当天点的书。字虽不好看，笔画是不缺的。袁老师对这个年纪最小的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般的学生是今天点的书，明天早上才要求他们背诵，背诵不出来的，还可以推迟到后天。他看到俊龙默写完当天点的书之后就歪头歪脑地伏在桌子上，有时甚至睡起觉来。

有一天，袁老师在路上会到华优志，便问：“你在家是不是教你儿子俊龙读书？”

“没有呀，那个调皮蛋一到家就和两个弟弟玩得昏天黑地，根本连人影都找不到，我怎么教他读书呀！”

“噢，是这样，那是我想错了。”

“怎么了，袁老师，俊龙很调皮吗？”优志不放心地问。

“不，他很懂事。你有一个很好的儿子。”

“看你说的，才读几天书，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吧。”

“不，这是靠得住的。我已经观察好多天了，开头几天，我每天给他点八句书，要他背出来，然后默写出来，他一个上午就做到了。后来我每天给他点十句，最近给他点十二句，他都轻松过了关。照这个进度，《三字经》一个多月就可以读完了，半年就可以读完《千字文》。我原来还认为是‘父爱子成龙’，你早给他教过了，没教过竟能这样，那是很了不起的呀！他实际上才六岁多一点。”袁荣老师有声有色地评论着自己对学生的观察。

优志当然很高兴，不过没有表现出来。“这样说来，他生错地方了。”优志感到非常惋惜。

“这是什么意思？”袁荣老师微笑着问。

“我是说俊龙不该生到我们家。他会读书也没有用，我有三个儿子，一家四五十口人吃饭都有困难，哪有能力送他去读书呀！还不是读一些就算了，这不是生错了地方吗？如果他生在发财人家，不就可以好好读书了？”

“优志哥，有这样的好苗子，再苦再穷也要送呀！他这么聪明，依照他的进度，读完‘四书五经’只要几年的时间就行了，你怕什么呀！”

“那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教了几年书了，像俊龙这样聪明的学生还没有会到过。我觉得教这样的学生挺有趣的，正像孟子所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一乐也。”

“袁老师，你多费心了，他如果真的读出来，我们不会忘记你的，我们祖宗三代都会感谢你！”



“儿女是大家的，只要他们成才，我们就好好培养他们吧。好嘞，我就走了，你忙你的去吧！”

袁老师显得很高兴，他居然有一个如此令他喜出望外的学生。